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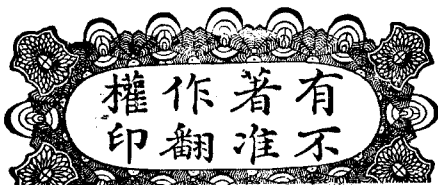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管異之惲子居文

王益吾選本

民國廿五年 月 日發行
民國三十年 月 三版



中國文學精華

音注 管異之 惲子居文 (全一册)

◎

實價 國幣 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澳門 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注^音管異之文

揭要

異之文簡嚴精邃，能曲當法度。梅伯言視爲畏友，有「自信不如信異之之深，得異之一言，爲數日憂喜」等語。觀此，可以知其文矣。

小傳

先生名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舉人。從姚鼐游，以文名家，兼工詩，人以爲得蘇黃之朗峻。卒年四十七。著有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

注音
管異之文

目次

楚昭王論	一
蒯通論	四
范增論二首	七
先墓記略序	一三
孝史序	一五
方植之文集序	一七
讀三傳	二〇
讀晏子春秋	二二
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二五
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二七
跋團勇助軍約記	三〇
與某君書	三〇
黃蛟門傳	三二
恩縣四女祠碑	三四
餓鄉記	三六
餘霞閣記	三九
祭檀默齋明府文	四〇

管異之文

王益吾先生選本

楚昭王論

昭王名壬，平王子。

楚昭王奔隨，藍尹亶音尼有舟不與，及復國求見，王欲執之，令尹子西請聽其辭，卒見之而復其位。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自君子觀之，昭王蓋甚失矣。

今夫臣之於君，豈若常人相與，謂挾私讎修舊恨爲可羞，而以坦然能忘爲大度哉？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藍尹之於昭王也，分則君臣，而始也，覩其一戰而敗，遂至靳讀如一舟而不與，繼又不知愧恥，而辨言以求復位，以行言則不忠，以識言則不智，不忠不智，而僥倖以希富貴，雖立殺而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之戒，天下孰得議王之褊心，而譏其過甚，而必於復國之初，示含宏之量，則赦其身，於亶已幸，尙何取乎其人，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當是時，王迫甚，其猶得以奔隨者，特幸耳。設其徘徊成白之津，而子胥夫槩之徒，率練甲而戕之立盡，外無宗族

託於強鄰，內則以班處宮，誅屠已盡。雖有包胥鍾建諸臣，將誰輔以復國？楚之宗祀，其由是斬矣。嗟乎！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置斬祛而見勃鞞。低音彼其先，分非君臣，彼其恨，亦止於一己。藍尹之罪，賊及其君，幾使先君累世之靈，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赦而用之，是失政刑也。事有相同而實異者，其桓文與楚昭之謂也耶？且夫世之小人，其言行反覆變詐，何常之有？彼其初，既自覩其君之窮蹙而不顧，則苟非挾有強辨，亦安敢貿貿然再至其前，授要領而嘗斧鉞？要其言何足問哉！而子西於壺顧請聽其辭，聽其辭。顧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何其味於大體耶？夫苟君臣不忘仇讐，則必明飭政刑以肅紀綱。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使楚之臣民，親見包胥鍾建之徒，以忠獲賞，壺以不忠而復位，必謂忠姦同受其利。設不幸吳師再至，則相率而去，俟亂定然後徐步而歸耳！其尙可以爲治也與？

考昭王失國，始於囊瓦之不仁，成於強吳之侵逼；非素失德昏亂，以底滅亡。

比及乎復國，其善政又多可紀。然而不能復霸者，意其賞罰類是者多耶？彼子西者，不知裁以大義，乃教其君以小道，其暗於事勢固甚矣。卒召白公以致亂也，宜哉！

【楚昭王奔隨六句】隨，國名，今湖北隨縣。左定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見蹇尹，蹇尹載其帑。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戰，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囊瓦爲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斬】各也。【肆諸市朝】肆，陳尸也。論語：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胥】吳將伍

員也。復楚殺父兄之讎，而爲吳謀主以伐楚。

【夫旣】吳王闔廬弟。

【練甲】精兵也。

【以班處宮】左定四年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注：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包胥】左定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秦師乃出。又五年，昭王復國，賞包胥，包胥曰：「我爲國也，非爲身也。」遂逃賞。【鍾建】左定四年，楚子入於雲中，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鍾建，鍾建負季非以從。由于徐蘇而從。又五年，王將嫁季非，季非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齊桓句】史記齊世家：高國先陰召小白於高，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射中小白帶鈞。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爲桓公。左傳二十四年，齊桓公置射

射中小白帶鈞。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爲桓公。左傳二十四年，齊桓公置射

鈎而使管仲相。【晉文句】祛，衣袂也。（國語）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冀芮謀作亂，將焚公宮，而殺之。勃鞞知之，故求見公。【賀賀然】賀賀，目不明也。（禮檀弓）賀賀然來。【要領】領，頸也。（後漢書

嚴光傳）阿諛順旨要領絕。

【刑罰不中二句】見論語。

【囊瓦】

楚令尹子常也。（左傳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

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又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闔廬之弟夫麇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鄆。【底】至也。（書五子之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白公】名勝，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太子建死於鄆，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蒯通論

通，涿郡人，本名徹，以避武帝諱，故史漢作通。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

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魚鱗雜襲，音標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

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閒，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鬪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

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歷音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宗音橫捭擺音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

也。蒯生承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如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旣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

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蒯通之計】齊人蒯通，說韓信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語見史記淮陰侯傳。【颯】暴風也。【滎陽京案閉】古

滎陽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漢二年，漢王敗楚軍於滎陽東，旣而項王圍滎陽拔之。三年，漢軍圍鍾離，昧於滎陽，索水源出嵩渚山，北

流入京水，京水亦出嵩渚山，經今鄭縣西南十五里，東北入鄭水。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有故京城，卽春秋鄭太叔段封邑。故京城西有

大索城，大索城東北有小索城。見讀史方輿紀要。【酈生四句】酈生，酈食其也。軾，車前橫木。掉，搖也。漢王拜韓信爲相國，使擊齊。

信引兵東，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說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茶之。見淮陰侯傳。按食其，音異基。

【縱橫掉闔】南北曰縱，東西曰橫。合縱，謂合六國以拒秦。連橫，謂聯六國以事秦。掉闔，猶開合，因時因事以制其宜也。（鬼谷子掉闔篇）掉闔者，以變動險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

【無恆產】（孟子）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委質】（左傳二十三年）策名委質。

【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四人皆漢初辯士。陸賈嘗爲高祖使南越，令趙佗稱臣奉漢約。隨何在漢爲諷者，黥布與楚有隙，何往說之，畔楚歸漢。酈食其以說下陳留功，封廣野君。後又爲漢說齊王田廣，下齊七十餘城。平原君朱建者，辟陽侯審食其客也。辟陽侯下獄，建爲行說於藉孺出之。見（史記高祖本紀酈食其陸賈朱建傳）。

【危言慄辭】蒯生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

【叵測】不可測度也。

【蕭相國二句】（史記蕭相國世家）漢十一年，上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鄧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佐軍。」相國從之。高帝大喜。（又）漢三年，漢王與項

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范增論上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

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爲，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

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蘇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影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蘇子瞻二句】蘇軾有范增論，見本集。（史記項羽本紀）章邯已破項梁軍，乃渡河擊趙。懷王召宋義，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伏，莫敢枝梧，乃相與共立羽爲上將軍。（又）漢之元年四月，項王出之國，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說梁立義帝】（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今君起江東，楚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奇貨】（史記呂不韋傳）此奇貨可居。（接）指秦太子。【贅疣】皮膚上贅生之結肉，以喻事物之無用者。（莊子）彼以生爲

附贅縣疣。【執敲扑以鞭笞天下】見賈誼過秦論。【倒戈】書武成前徒倒戈。【六國之亡四句】關謂武關，在

今陝西商縣東。史記屈原傳：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蘭勸

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虎口】

（莊子）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陳勝吳廣二句】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也大澤

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

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贏】嬴也。

范增論下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實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

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

而名輕。然吾以爲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爲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旣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旣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足亡秦而號令天下。旣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

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

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置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酈生說漢王兩句】撓，屈也，通作撓。《史記留侯世家》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樹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嚮風慕義，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良曰：「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漢王令趣銷印。【唾手】言其易也。《後漢書公孫瓚傳注》瓚曰：「始天下兵起，吾謂唾手可決。」【浸淫】《說文段氏注》浸淫，以漸而入也。【終以劫天子兩句】《史記張儀傳》司馬錯曰：「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梁趙欲歸秦以帝五句】《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者，齊人也。遊於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遂見新垣衍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項氏之起三句】

見《史記項羽本紀贊》

【新城三老】新城，在今河南洛陽縣南七十五里。三老，官名。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有秩掌

教化。《高帝本紀》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大哭，爲義帝發喪。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

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

之殺義帝者。

【明太祖之起也四句】

《明史太祖紀》劉福通迎立韓山童子林兒於亳，國號宋，建元龍鳳，檄郭子興子天敘

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兒勢盛可倚藉，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

（又劉其傳）初，太祖以韓林兒稱宋後，遙奉之。歲首，中書省設御座行禮，其獨不拜，曰：「牧豎耳，奉之何爲？」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

祖大悅。

先墓記略序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敬所府君遷江寧。敬所府君生朗如府君，朗如府君生二子，長曰斂橋府君，次曰敏橋公。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斂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字府君，成字府君生輯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獻花崖。當是時，明室初亡，成字府君隱不仕，故墓碣音錫題曰：『清故處士成字管公之墓。』其墓近背牛首，遠面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曰管家山云。輯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

君始入學爲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穎圃府君，始入太學，以子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穎圃府君生三子，長曰諸生鑰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大父也。生同父曰西京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瀾公，又別葬於安德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三世曰丁字橋。自四世至曾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敏橋公以下，分別派者，皆不與。

當吾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不至者，輒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遭籍沒，伯叔羣從，死亡漂泊。同又孤貧，時時羈旅，祭墓之禮，蓋往往不備焉！嗚呼！同行天下，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田畔，見人持楮錢一串，麥飯一盂，躬謁祖宗邱墓，念我先塋，誰爲祭掃。車中馬上，常涕下不可禁。悲夫！悲夫！人欲得子孫如我曹者，又何益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嘗爲之記。然事隔二十年，葬者增多，而寸墓之人，亦了非舊矣。會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其

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並書大略以爲之序。

【明世宗】名厚熹，憲宗孫，在位四十五年，年號嘉靖。

【牛首】山名，在今江寧縣治南三十里。

【碣】表墓之石也。方曰「碑」，

圓曰「碣」。

【方山】在今江寧縣治東南四十五里。

【太學】清時之國子監，卽國學也。

【文林郎】七品文階。

【永平】

縣名，屬雲南省。

【仁壽】縣名，屬四川省。

【大父】祖也。

【經歷】官名。清制於京師之宗人府、通政司、都察院、鑾儀衛，各行省

之布政、按察、鹽運三司及各府，俱設有此官，掌出納文移。

【安德門】江寧縣治之外郭，有大安德、小安德二門。

【籍沒】籍錄家

產，沒收入官也。

【楮錢】（封演附見記）魏晉以來，始有紙錢。

孝史序

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彤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予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姦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毋拾遺金也。誰信之

哉？」

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孝稱閭里，江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割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著是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

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彼德色諄音語，多出邨田婦，

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濡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讀如及一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

嗚呼！予不孝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

【彤史】（後漢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按）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者。用赤者，亦其以赤心正人。作者此書，蓋以記婦女之懿行也。【古者言之不出二句】見（論語）【苟作】（中說）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哉。【曾子】名參，字子與，孔子弟

子，孟子稱其孝親能養志，孝經乃其所作。【東漢馬融五句】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貪濁免官。赦還，復拜議郎，爲漢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爲世所護。按忠經十八章，馬融作。【姁】淫也。左成棄位而姁。【剗】剗也。【匪苟知之二句】見揚子法言。【德色諄語】漢書借父糲糊，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眈】同俛。【濡染耳目】韓愈文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孝子不匱二句】見詩大雅既醉篇。【施及】延及也。左隱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菽水之養】禮檀弓啜菽飲水盡歡，斯之謂孝。【逮】及也。【蓼莪】詩小雅篇名。詩序蓼莪，刺幽王也。言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方植之文集序

植之名東樹，清桐城人，諸生。中歲研究義理，一宗朱子，著有儀齋堂文集等書。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

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傳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剗說著書，其言虛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荀、韓、揚、李是也。有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者與俳步皆切優併畜，而憎者至以相訾音訾音，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憊音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

吾輩也。

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三不朽】（左翼）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舜之時三句】舜時禹以司空宅百揆，舉

陶爲士，棄爲后稷，契爲司徒。虞書有大禹謨舉陶謨。

【周之時三句】周召太公，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也。亂本作亂，古治字。（論

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按）十人自周召太公外，尙有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及武王之妃邑姜。

【孔子之徒九句】（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按）仲弓、冉有，皆嘗爲宰於季氏。宰

我仕齊爲臨淄大夫。子貢爲信陽宰。季路爲蒲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曾子作大學孝經。子思名伋，孔子孫，作中庸。

【子贊易作春秋】（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又）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伊尹、萊朱、傅說】商時相，萊朱卽仲虺。【荀、韓、揚、李】荀況、韓非、揚雄、李斯。【相如、鄒、陽、枚乘、枚舉皆漢人，工辭賦。】

【詬病】恥辱也。（禮儀行）常以儒相詬病。【俳優併畜】（漢書嚴助傳）東方朔、枚舉上願俳優畜之。

方植之文集序

【管管】詆毀也。(韓愈文)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管管。

讀三傳

舊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子夏，而作春秋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容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白圭云：『子之道貉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履畝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而是六語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逮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

要猶差先。今其書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弑邾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子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子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卽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左邱明學於仲尼】（四庫提要）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邱明，左邱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

（戴宏公羊傳敘）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敬，敬傳壽。至漢景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山堂考索）穀梁子，

名淑，又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荀卿、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葵邱盟辭三句】（孟

子）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籬，無有封而不告。」

（又）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穀梁傳九年傳）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

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糶，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謂白圭云句】詳（孟子）【公羊初履畝傳】

(公羊宣十五年傳)稅畝者何?廣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古者什一而蕪。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九句】(穀梁僖二十二年傳)泓之戰，以爲復零之恥也。零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圖，曹爲零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夫子夏三句】魏文侯名斯，於周威烈王二年立，在位三十八年，於周安王十五年卒。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上距魏文侯之卒，凡十五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惟韓非書三句】(韓非子)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圖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左昭)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楚靈王即位，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秦博士諸生句】(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戊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即發兵擊之。」(公羊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令將衛，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劉向班固】向及其子歆，先後校書中祕，萃六藝羣書，類別爲七略。固作漢書志藝文。【戴宏】後漢濟北人，官酒泉太守，以儒術知名。【魏惠襄】魏惠王名罃，武侯子，周烈王六年立，顯王三十四年卒。子襄王嗣立，周慎靚王二年卒。惠襄共五十二年。【商鞅之師尸佼】商鞅注見前。(史記荀卿傳注)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逃入蜀，著書凡六萬餘言。

讀晏子春秋

齊晏嬰撰，今本凡八卷。(漢書藝文志)以晏子列之儒家，其曰：「晏子春秋」者，自隋書經籍志始。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繲力迫切，緲泄音，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

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匹妙切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既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

六朝後人爲之者與？

（自注）崇文總目稱：「晏嬰六篇已亡，今書出後人採掇。」其言尤信。

【陽湖】縣名，舊與武進同爲府治，今併入武進縣，屬江蘇省。【孫星衍】字澗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官至山東督糧

道。【管晏傳贊二句】見《史記管晏列傳贊》。【仲之傳二句】《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

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管子】齊管仲撰，凡二十四卷。【薦御者爲大夫二句】《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爲

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闖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

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

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告，晏子薦以爲大夫。（又）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閤久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僂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諱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

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痛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唐柳宗元

者三句】（柳宗元辯晏子春秋）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

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

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文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備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聚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

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皆錄之，儲家中，其矣。數子之不詳也。【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五

軻有孟子七篇。荀況有荀子三十三篇。凡二十卷。韓嬰劉向皆漢人。嬰嘗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向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

【詆訾孔子】齊景公欲封孔子以爾橋。晏子沮之。謂：「孔子盛聲樂以侈世。飾絃歌鼓舞以衆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衰費日。不可使之親治而子民。」景公乃止。晏子之詆訾孔子。并此凡五章。劉向以其不合經術。入之外篇。

【墨子非儒篇】見今本墨子卷九。略謂：「孔某繁飾邪術以督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窮於陳蔡之間。不辭妄取以活身。白公之亂楚。田常之亂齊。皆孔某爲之謀主。」云云。篇中紀晏子沮封事。詞句與晏子春秋同。惟爾橋作尼谿。爲小異耳。

【班彪】字叔皮。

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明允宋蘇洵字。

蘇明允辨姦論。詆斥荆公。宋方勺泊宅編。言其本末甚備。頃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謂：「嘗見陳振孫說此論。亦閒及二程。」此本臆說無憑。而近世關宋儒者多喜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爲墓碣。特載此文爲荆公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蓋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旣爲介甫延譽。而潞公爲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奔競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

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焉！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戒於韓魏公矣！世豈有囚首喪面之二程也？

嗚呼！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著論譏之，於二程亦何損。又況牽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荆公】王安石封荆國公。

【方勺泊宅編】勺，宋人，寓吳興，作泊宅編凡三卷。所紀皆元祐訖政和間朝野舊事。

【周密】字

公謙，宋末濟南人。

【張方平】字安道，宋南京人。

【謝書】亦承認此論爲安石而發。

【當明允至京六句】嘉祐、仁宗年

號。治平、英宗年號。歐公，謂歐陽修。介甫，王安石字。潞公，謂文彥博。初，曾鞏攜安石所撰文示修，修大奇之，因爲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

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鄆縣。彥博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修亦疏薦安石爲諫官，安石皆以祖

母年高辭。修復言於朝，安石遂於嘉祐五年被召，爲羣牧判官，改三司度支判官。【故論曰句】（辨叢論）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

形之患。（又）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

不知。【若明道伊川二句】程頤之卒，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世稱伊川先生。嘉祐治平間，頤爲鄆縣

主簿，遷晉城令，神宗熙寧初，以呂公著薦，始被召爲太子中允，監祭御史裏行。頤於英宗神宗時，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元祐初，始被命

至京，爲祕書省校書郎，尋擢崇政殿說書。【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見宋史王安石傳。辨叢論中亦及之。【韓魏公】韓琦

封魏國公。【囚首喪面】（辨叢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明之季，宜興李氏有三忠，曰用楫，接音官兵部侍郎，巡撫肇、高、廉、雷、瓊；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以抗大兵死。其族大父曰頤，祈音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朝百七十年，侍郎玄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呼！殉難死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音忒去例惕，數十年，海內土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委瑣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閒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

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部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

祚幾二十年而後盡。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子者，奮干戈於瘴^之癘之鄉，執羈勒^{的音}於蠻夷之域，絕臆^{伊力}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平居豈可爲寄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尙。』又曰：『其效可觀。』讀是編者，其各惕然而有感也夫！

【肇高廉雷瓊羅】廣東之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五府，及羅定、直隸州也。即廣東、高雷、瓊崖、欽廉三道，及粵海道之高要、四會、新興、高明、廣寧、開平、鶴山、德慶、封川、開建、恩平、羅定、雲浮、鬱南十四縣地。

【監軍道】明制，於統兵諸將帥，必以科道御史等官一人監其軍，謂之監軍道，亦稱監軍御史。

【其族大父曰頤五句】清順治三年，張獻忠敗死，孫可望與其黨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白文選等，率部南竄，據有滇黔。明金滄副使楊長知勸令反正。永歷帝封可望爲秦王。清順治八年，永歷帝盡失兩粵，走廣南。九年春，可望藉

奉迎爲名，劫選帝于安隆，挾以作威，無人臣禮。會李定國恢復廣西，大學士吳貞毓等請帝作密敕，遣員外郎林青陽齎定國軍，令其

統兵入衛，可望偵知之，大怒，殺貞毓等凡十八人，其家人併瘞之。在今貴州南籠縣北關外之馬場，世稱十八先生墓。十八先生者，貞毓、

青陽、及太僕少卿趙賡禹、給事中徐極、御史林鍾、周允吉、朱議景、員外郎蔡縝、蔣乾昌、任斗墟、主事胡士瑞、張鐸、朱東且、易士佳、李元開、

都督鄭允元，司禮太監張福祿，全爲國。見明史吳貞毓傳。李順，或卽李元開，然元開善化人，非宜興人，其官爲主事，非監祭御史也。三忠事蹟考證，由李氏後人纂輯，或無舛誤，致誤當由史臣。安隆，今貴州南籠縣。

齊詩文集。

【**伉儷**】貪愛也。

【**莊烈之殉**】明莊烈帝名由檢，光宗子。熹宗崩，無子。帝以信王入繼大統。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

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萬歲山。

【**史閣部**】史可法，字憲之，祥符人。北京陷，可法立福王於南京，而自督師江北以禦清。翌年五

月，清師破揚州，可法死之。可法官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故稱閣部。

【**黃漳浦**】名道周，字幼平，福建漳浦人。天啓進士，弘光時，官禮

部尙書。南都亡，立唐王於福州，督師北上，至婺源，戰敗，被執死。

【**瞿桂林**】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進士。唐王亡，桂王立於廣

東之肇慶，以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留守桂林。永曆五年，清兵陷桂林，式耜死之。

【**擁立三王二句**】三王，謂福

王唐王桂王也。福王名由崧，神宗孫。以清順治元年五月立，建元弘光，二年五月亡。唐王名聿鍵，太祖八世孫。以清順治二年閏六月立，

建元隆武，三年九月亡。桂王名由榔，神宗孫，以清順治三年十一月立，建元永曆，十八年十二月亡。

【**至永明王二句**】永明王

卽永曆帝，帝爲桂王常瀛次子，初封永明王。以清順治元年十一月襲父爵爲桂王。賊臣謂：「孫可望。」編甸國，在雲南徼外。今屬英。清

於順治十五年平貴州，桂王奔永昌，旋奔騰越。十六年二月，永昌又陷於清。桂王遂奔緬甸。十八年冬，清師吳三桂以大兵臨緬甸。緬酋

懼，執桂王，并其眷屬送清軍，三桂殺之。

【**羈約**】（禮禮弓）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約而從。」（注）羈以絡馬，約以控馬。

【**寄命**】（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疏）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

【**有天下者定所尙**】（漢書匡衡傳）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注）上尙同。

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嘗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宿州，及擒滑縣逸賊楊七郎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

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窮甚，歲謀衣食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士，唾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宇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宿州】今爲縣，屬安徽省。【滑縣】屬河南省。【唾手】（後漢書公孫瓚傳注）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可決。」【不時之需】（蘇軾文）以待子不時之需。

與某君書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己采取葑菲，曷勝欣幸！然鄙意猶有

未盡者，不可不言。

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干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已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倨傲，蓋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

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途，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固，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況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

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諫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葑菲】蔓菁也，今之大頭芥。《詩》采葑采菲，無遺下體。

【志士不忘在溝壑】語見《孟子》。

【文過】《論語》子夏曰：「小

人之過也必文。」《注》文，飾之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之謂孝】見《禮檀弓》。

【劉揚馬班范】按，欲雄附王莽，融附梁

冀，班附竇固，范以謀亂誅。

【謝靈運】南北朝宋陽夏人。支之孫，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嘗製康樂公，故稱謝康樂。

【沈約】字休文，

梁武康人。撰《四聲譜》，分字爲平上去入四聲，自約始。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梁琅邪臨沂人。能文，與沈約善。按康樂身事兩朝，

以謀亂誅。約歷仕三代，勸梁武奪齊祚，史言其樂時射勢，頗累清談。筠官臨海太守，在郡佞刻，皆有文而無行者。

黃蛟門傳

也

黃蛟門名以旂，江寧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歿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家所奉錢外，一介芥同未嘗取諸人。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他典切恆加倍。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諷

周書 予以其人，予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真孝廉方正人也。」
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青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
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旁有竹林蔬圃。予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
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
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曆算星命之學，
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某。

贊曰：「予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知今世猶有
是人也。君嘗對予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
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予之力不足以舉君，而文
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焉。」

【一介】（孟子）一介不以取諸人。

【豐腆】（晉書）羊曼與羊固，相飾供饌，而固待客尤精美。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率真。

【青溪鍾山】均在江寧縣東北。

【投錢】項仲山飲馬涓水，每投錢。見三輔決錄。還麥事，待考。

【劉孝標】名峻，南朝梁人。

書著廣絕文論。

恩縣四女祠碑

恩縣屬山東省。

山東恩縣之西，有四女祠焉。舊碑云：『漢景帝時，貝州傅清女，讀書不嫁，以養其親，一旦與其親皆得僊飛去。』世咸詆其無稽，然莫能知其所由誤。

陽湖孫使君督糧山東，起痿瞭矇，百廢具作，閒乃觀邑志，披地圖，得是祠而立之。曰：『此唐貝州清陽宋廷芬之五女，所謂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者也，事具唐書后妃傳。言貝州則地符，言讀書則事合，其去一人，其以若憲被誅之故乎？傳之者謬矣！』孫公宏博淹雅，習知古事，千載贖替，一辨而明。於是議者欲毀其像，且去其祠。孫公復諭音審於衆曰：『是無庸。吾聞之，狄公焚項羽之祠，道州毀鼻亭之祀，彼皆以淫昏之鬼，汙祀典而敗人心，故割楚限除之。今是女也，撤其環瑱，他旬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行者。昔之人深重之，吾豈以其無考而除

之。且官之職，在乎便通章百姓，宣美風俗。今茲縣民，不祀淫昏而孝女是奉，其俗美風靡，伊吾與二三子實嘉賴焉。雖然，以爲漢則荒矣，以爲僊則誕矣，吾辨之，吾因而存之。凡爾縣民，自今至於後日，其各敦孝弟，黜奇衰，斜音無稽之言勿聽。『民既喻，則相與誦公之化曰：『我公之明也，千載之神，其舛者能辨之，況吾儕乎！我公之嘉善也，千載之神，因其孝而不忍除之，況吾儕乎！』某時客山東，獲從公遊，公令爲之碑，遂書其事而繫以文曰：

有唐宮人，帝曰：「學士。」產於茲鄉，實彰青史。俗語有誤，爰變丹青，班婕接音之流，化爲緹題音縈。緹縈有一，今則四之。炎劉之閒，疇則志之。其志誠誣，其行孔嘉。有舉莫廢，毀祠則那。使君之智，燭及於幽。使君之仁，欲去仍留。歷亭縣西，歸庫位然舊宮，神罔時怨，民罔時恫。通音神之報公，使君壽考。民之報公，比戶忠孝。』

【漢景帝】名啓，文帝子。

【貝州】北周置，宋改恩州。今爲河北清河縣。

【五女】唐書后妃傳，宋廷芬，生女若莘、若昭、若倫、

若憲、若荀，皆性素潔，不顧嫁人，以學名家。若莘著女論語十篇，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昭儀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

問經史大誼，高其風操，呼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率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尙宮，嗣若幸所職，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若憲代司祕書，文宗尤禮之。太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惡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駢馬都尉沈囂厚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之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若倫若荀早卒。

【諭】告也。

【狄公二句】狄名仁傑，唐中宗四年，仁傑以吳楚多淫祠，

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項羽廟亦與焉。獨留夏禹吳太伯吳札伍員四祠。

【道州】即今道縣，鼻亭，在州北七十里，舊有象祠。唐元和

中，刺史薛伯高毀之。按道州，即唐虞有庠國地，舜封象於此。庠，鼻字通。

【撤其環瑱二句】國策：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

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瑱，塞耳之玉。

【便章百姓】平和章明百官之族姓也。語見堯典。

【班婕妤好漢宮中女官名，位

在昭儀下。成帝時有班婕妤，曾作賦及執扇詩。

【緹縈】漢文帝時孝女。父淳于意有罪當刑，緹縈請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帝悲其

意，爲除肉刑。【巋】獨貌。

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道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擲

揄音俞之態，無至吾前者，倘音傲然自適而已。

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斬音祈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境，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音烏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

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方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菽】豆之總名。

【道引】道家之養生術也。（史記張良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擲揄】以手侮弄也。羅友言元且出門，逢鬼

擲揄，見晉易秋。

【愴然】驚貌。

【薪】求也。

【伯夷叔齊】股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弗聽。武王勝股，夷齊

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首陽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卽雷首山。

【靈輒】晉趙盾舍醫桑，見靈輒饑，曰：「不

食三日矣。」食之後，靈公之難，靈輒爲公介，倒戟救盾，曰：「賊臣」者，盾嘗與弑靈公也。見左宣。

【黔敖】齊大饑，黔敖爲食。一餓者

來，放呼曰：嗟來食。餓者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見禮檀弓。

【於陵仲子】陳仲子自命廉士，居於陵，三日不食，食半李得生。見孟子。

【梁武皇帝】姓蕭，名統，齊即位。侯景反，攻陷臺城，滅

食而死。【趙武靈王】戰國時譚國致亂，被圍不得出，探鳥穀而食，三月餓死。

【趙幽王】名友，高帝第六子。以諸呂女爲后，不

愛，愛它姬。諸呂女譏於帝后，召還不見，絕食餓死。

【周亞夫】漢沛人。武帝時封條侯。景帝欲廢太子，力爭不得。其後帝卒，信讒言，召

詣廷尉，不食，嘔血卒。

【鄧通】漢南安人。文帝賜蜀嚴道銅山，得鑄錢。景帝時，沒入官，寄死人家。

【漢龔勝】彭城人。不事王莽，

不食死。

【唐司空圖】字表聖，廣鄉人。咸通末進士，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條山王官谷。唐亡，不憚而疾，數日卒。

【宋

謝枋得】字君直，宋末益陽人。元兵寇江東，枋得知信州，戰敗，變姓名入山中，元初，慟哭不食死。

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磯音迤而稍南，有崗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盞山。盞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字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

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盞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

凡人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

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鯁想里切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府】指江寧府。

【四望磯】

江寧城西北十里有四望山，山下有磯。晉溫嶠伐蘇峻，築壘於此。

【益山】在江寧城西南。

【篁】竹田。

【山椒】山頂曰椒。

【橙】柱也。

【姚郎中】

名勳，字姬傳，乾隆進士。著有惜抱軒全集。

【鯁鯁】懼也。漢書

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

祭檀默齋明府文

檀名萃，安徽望江人，乾隆進士。官歙勸縣知縣，有法其一卷。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爲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爲華藻，數乃奇零。要之質

備，終藉丹青。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爲構音構爲霧。

芻狗詞章，塵壒音亦作壒

考據，音韻首帖耳，耽游是務。有美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薄海爲程。既仕而躋，

天脫羈纓。鶴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其種數十。始取遺經，昌明綴緝。次及見

聞，以裒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

聞，以裒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

惟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蹙。始綰印綬，滇南瘴窟得罪長官，終填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齒危髮禿。伊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劃然長嘯，風回蒼穹；奮袂而談，天地爲空。謂當執贄，重仰山崇；天不慙遺，降君鞠凶。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頌君不朽。君身黃泉，君名北斗；陷君者誰，蠅營狗苟。嗚呼哀哉！尙饗。

【儻】儻或作蒼，愚而無識也。（荀子）愚陋儻蒼。

【芻狗】結草爲狗，以供祭時之用，祭終則棄之。故物之廢棄者，謂之芻狗。（老子）

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埴】埴合也。

【臯】頭不正之貌。

【高平】縣名，屬山西省，又古郡

縣名，今江蘇淮陰縣、安徽盱眙縣北，均名高平。

【瘴】山川濕熱蒸鬱之氣，人中之輒病。

【鞠凶】鞠，盈也。（詩）降此鞠凶。

【北斗】韓愈人尊之如泰山北斗。

【蠅營狗苟】指小人也。（韓愈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注音
惲子居文

揭要

子居文頗近法家言：刻覈深切處，得力於韓非李斯；而其雄辨軼思，上下馳騁，又與蘇明允相驂斬，後人目之爲陽湖派。

小傳

先生名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舉人，由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浙江江山、山東平陰、江西新喻、瑞金知縣。以事去官。卒年六十一。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二集四卷、續編一卷、言事二卷。

注
音
惲子居文

目次

顧命辨上	一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二八
顧命辨下	五	文昌宮碑陰錄	三一
西楚都彭城論	七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三七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一四	莊經饒墓志銘	三八
讀張耳陳餘列傳	一五	張皋文墓誌銘	三九
讀貨殖列傳	一七	姜太孺人墓志銘	四三
書三國志後	一八	遊翠微峯記一	四四
上陳笠帆按察書	二〇	遊翠微峯記二	四五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二五	重建東湖書院記	四七

東路記……………	四九	紀言……………	五一
----------	----	---------	----

注音
惲子居文

王益吾先生選本

顧命辨上

顧命，周書篇名。（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占音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

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本朝顧氏寧人從而爲之辭曰：

「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市音辰衣上綴絲衛切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

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柩前卽位也，其閒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

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

喪服釋之反之於始成喪與踰年之後，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

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抉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

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

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

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於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於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於既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

爲踰年卽位證也，而於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於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陟嫁切說者以爲奠於殯，禮之哀而殺也，見於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

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旣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見於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於高宗諒通亮陰讀闇明之。踰年之禮，於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於顧命明之。皆折衷於孔子。始死之禮，於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子瞻】宋蘇軾字。【寧人】音顧釋字。【狄設黼辰綴衣】(書注)狄，下土，屨，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綴衣，帷帳。【喪

服旬】(書顧命)王，雖冕黼裳，由賓階濟，婦士，邦君，麻冕，蜃裳，入即位。(注)王及羣臣皆吉服。(康王之誥)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

出，王釋冕，反喪服。(注)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卒哭】既葬則止哭。【耐】祭名，以新死者之神主，合食於祖廟也。【同

軌】軌，車轍也，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太保】三公之一，時召公奭為太保。【畢公】名高，文王子，時與召公為二伯。【公

羊傳始終之義十一句】(公羊傳)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

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

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君，不可曠年無君。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乾侯】晉邑，今直隸成安縣。周敬王三年，魯昭公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自齊歸晉，居於

乾侯。【劉子單子句】劉子，劉文公勳，單子，單隱公旗，皆王朝卿士。猛，晉王次子悼王也。臯，地名，在今河南寧縣。【逆子釗】

逆，迎也。釗，康王名。(書顧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仲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於南門之外。【路寢】路，大

也，天子聽事之所，即正寢也。【殯】停柩也。【王畿】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之地曰王畿，天子所自領也。【二伯】(禮王制)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新陟王】陟，升

也，猶云升遐，稱成王也。(書康王之誥)惟新陟王，畢協賞罰。【冊度】冊書法度，猶今之遺囑也。【御王冊命】御，嚮也，王康王

也，嚮王宣讀冊命也。【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皇后，謂成王。(書顧命)太史其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天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二宿三祭三咤】(書顧命注)酌者

也，嚮王宣讀冊命也。【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皇后，謂成王。(書顧命)太史其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

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饗爵。【東方正嗣子】東方，尸之東偏，正其位也。【諒陰】天子居喪之稱（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折衷】衷同中，斷事之中而定其疑也。（史記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士喪禮】儀禮篇名。

顧命辨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於祖，推之於天，於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於父，於祖，於曾高祖，下推之於子，於孫，於曾孫，於玄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於是乎有親

親之義。尊尊者天子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於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於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於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於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於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所許也。」

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於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於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短喪】如改三年爲期月，改二十五月爲二十五日之類。【冠子二句】（禮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又曾子問）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喪冠。【葬晉平公二句】（左傳昭十一年）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

西楚都彭城論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按）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

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郟，談音爲琅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音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

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

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徑，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寄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之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計也。

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

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惟

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

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音昂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

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於楚，故道通。韓

成不睦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

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

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荊郟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

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

不屺？女六切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

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

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

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閒，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該音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

夫戰爭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父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自淮陰侯二句】（史記韓信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其疆易弱。（又項羽本紀贊）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注）顏師古云：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按）秦、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稱關中。【不救雍

翟塞三王句】（史記高祖本紀）漢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敗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宋王欣、翟王翳、河

南王申陽皆降。（又項羽本紀）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

王，乃亡之膠東就國。榮追殺田市於即墨，自立爲齊王，與彭越將軍印、反梁地。陳餘陰說齊王田榮，請擊常山，以復趙王。齊王遣兵之

趙。陳餘與齊並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鄒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

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並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立沛公爲漢王六句】

（項羽本紀）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畔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

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上。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

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都尉爲翟王，王上

郡，都高奴。【項王起江東二句】秦將章邯擊趙，項王將卒二萬救之，大破秦軍於鉅鹿下，章邯降。江東，指今蘇皖兩浙等項王

起自會稽，故云。（項羽本紀）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三川】河伊洛也。秦三川郡，今河南省舊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四

府地。【三秦】雍翟塞也。【九郡】今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及河南省之東部，山東省之西南部。【灌嬰傳句】灌嬰，漢將

（史記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義帝之約】項梁求楚後，得懷王孫心，立爲懷王，項王沛公皆

屬焉。秦國趙懷王使項王隨宋義救趙，而令沛公西略地，與諸將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項王既降章邯，坑秦卒，滅沛公之先入關也。乃西攻函谷，屠咸陽，殺子嬰，殘秦宮室，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王怒，陽尊懷王爲義帝，而使人擊殺之。【韓生之說】（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也。」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陳涉首難】陳勝，字涉，以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於嶺。【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如田儻之王齊，景駒之王楚，魏豹之王魏，皆是。【三王】指三秦王。【南山】卽終南山，亦名秦嶺。今自甘肅通渭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棧道】險處傍山架木通道路。國策：秦棧道千里，通於蜀。按：今自鳳縣東北之草涼驛，南至褒城縣北之開城驛，其間棧道，凡長四百二十里，亦名連雲棧。【張耳臧荼】耳，大梁人，武臣王趙耳相之。項羽入關，立耳爲常山王。荼，木燕將，羽立爲燕王。【瑕丘申陽】（項羽傳）

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注）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函谷】今河南靈寶縣南。【武關】今陝西商縣東。【要領】（漢書注）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司馬卬】（項羽傳）趙將司馬卬，定河內，立爲殷王。王河內。【韓成】（項羽本紀）韓王成都陽翟。項王不使之國，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按）陽翟今河南禹縣治。

【邾】楚地，今湖北黃岡縣西北。【峽】俗衄字，敗北也。【巴蜀漢中】見項王立沛公爲漢王注。按：巴郡，今四川東部蜀郡，今四川西部漢中郡，今陝西之西南部。【漢閉】漢聽陳平言，履行反閉計。【三楚】自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見史記。【垓下】（項羽傳）羽壁垓下，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按：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有垓下聚。【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也。【五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亞父】項王謀臣范增也。（史記

西楚都彭城論

一三三

注)亞次也，尊敬之次也。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字達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孤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

四年，敬請檄吏部，復往浙就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序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勁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燕閒爲會以衍音看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尙古昔；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求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尚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慎爲國之意，所以不愧。

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織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嗜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負，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嘉慶】清仁宗年號。

【武進】縣名，屬江蘇省。

【孝廉方正】

清制，由府州縣保舉，督撫覈實具題。其樸實拘謹無他技能者，

給以六品頂戴。其才德兼優，逾格保薦者，送部考試任用。

【孤】負也。

【衍】樂也。《詩》：嘉賓式燕以衍。

【束修】約束修整也。

（後漢書郭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

【通籍】列名仕版也。

【織人】小人也。

【引身】《曹植賦》：遷延引身。

讀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張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驪

夕相聘，蔽自上食，執子婿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怨高祖辱王，欲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上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並逮捕趙王、貫高等。貫高至，對

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廷尉以貫高事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

王易吾親哉！顧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

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春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實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吭遂死。

穀梁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宜微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辯於物，析於事，慎於文，辯於物，故名正。析於事，故理順；慎於文，故勸懲明。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吭音航死，太史公斷之曰：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聳動激昂，入人肝膈。古核切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

【穀梁子曰七句】鴟與鷓通。春秋僖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於過宋郟。穀梁傳曰：「石，無知之物。鴟，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廷尉】官名，掌刑獄。【侵】（張耳陳餘傳注）師古曰：「侵，猶犯負也。」【吭】咽喉也。【膈】胸腹間之膜也。

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二，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

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留侯世家】見史記卷五十三。留縣名，張良封留侯。【本紀世家列傳表書】史記本紀凡十二，世家凡三十，列傳凡七十，

爲表者凡十，爲書者凡八。【報任少卿書】少卿，名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十類傳】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刺客、滑稽、

日者、龜策、貨殖。【畸】不偶也。【鍾伯敬】名樸，明竟陵人，萬曆進士。【平準書】漢武帝設平準令丞，職主均天下之輸

斂。貴則糶之，賤則糶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師，故曰：「平準。」史記有平準書。

書三國志後

三國志晉陳壽著，凡六十五卷。壽字承祚。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劉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

位文，並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

在，據一端之偏，卽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

邪？」敬反復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

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於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於吳、魏也。其書曰：『武帝操明帝叡。』容同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先主備。』而於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主權。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戛戛^吉乎^撰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秀水】縣名，舊與嘉興縣同爲嘉興府治，今併爲嘉興縣，屬浙江省。

【朱錫鬯】名彝尊，號竹垞，清康熙己未，以布衣應博學鴻

同科，授翰林院檢討。

【受禪碑】

獻帝延康元年，曹丕篡漢，梁受禪壇於曲盡之繁陽亭。其受禪碑，時稱三絕。蓋王朗文，梁謁書，鍾

繡鏤也。在今河南許昌縣繁城鎮。

【漢中王】劉備以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爲漢中王。

【武擔山】在今四川成都縣治西北。

曹丕篡漢之明年夏，劉備稱帝，卽位於武擔之陽，改元章武。

【深文】用法深刻也。（史記酷吏傳）張湯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江表】江外也。今蘇、浙、皖、贛、兩湖、閩、粵及安南，時皆爲吳有。【魏以篡終始】魏既篡漢，傳五主，四十六年而篡於晉。

【楊戲傳】

（蜀志楊戲傳）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按）贊凡三十一首。

【春

秋之義三句】微而顯者，詞微而善顯也。志而晦者，約言以記事，事微而文微也。（左成）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夏夏】艱苦貌。（韓愈文）夏夏乎難之哉！

【五代史】五代，梁、唐、晉、漢、周，史有新舊兩種。

此指新五代史而言，凡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

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

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

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悽切。朱悽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

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武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

旛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間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興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

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慎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

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古音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冗。戎上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旣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闕而夕得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

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揭音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卽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笮笮音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卽如萬載之部案，以大清之民，居大清之土，爲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譏欺音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卽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婦之姦

不實，而零鄙之是非惑矣。卽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卽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雇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慙，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已。

【瑞金】縣名，屬江西省。

【檢討】翰林院官名，次編修。

【博博】勤懇也。

（後漢書）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博博之心哉？

【旌節】（周禮）道路用旌節。

【陳仲舉】名蕃，東漢汝南人，時太學生三萬人，與蕃等共相褒重。

【李文饒】名德裕，唐贊皇人，武宗時相，宣宗立，貶崖州司戶，卒。

【陳陳相因】（漢書）大倉之粟，陳陳相因。

【瑞州】舊江西府名，今廢，高安縣其舊治。

【緩徵】舊制自報荒之日始，卽行停徵錢糧。被災十分九分八分者，三年帶徵。七分六分五分者，二年帶徵。五分以下不成災，不得

緩徵。帶徵者，與次年之錢糧並徵。

【倉場】清制，別設倉場衙門。

【臺估】論物價也。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臺估。見五代史。

臺估，論物價也。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臺估。見五代史。